

万物皆有光

□ 韩浩月

一道莫名的光环，那是他们稚嫩而纯粹的灵魂，在快乐地发光。

有一位网友，记录了她看到一个人身上发光的那个瞬间。那个人不是什么名人明星，而只是一位在巷口摆摊卖摊煎饼的老奶奶，在将香喷喷的煎饼交给女孩的时候，女孩发现自己身上没有带现金，想要手机扫码支付，老太太的摊位上却没有摆那种随处可见的收款码。这个时候老太太对她说，姑娘，快上班去吧，奶奶一直在这卖煎饼，下次再经过的时候付钱就行，不经过也没关系，就当奶奶送给你吃了。那个女孩看着老奶奶慈祥的面庞，突然觉得，她身上是会发光的，一种柔软、温暖的光，给人以无限信任感。

类似的体验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经历。只是有的人幸运一些，遇到的次数比较多。如果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，你突然觉得，眼睛在周边的生活环境中看到的“发光体”频率很高，那么，很可能

有些光来自伟大的光源体——太阳，有些光来自物理性质的折射，有些光则来自于灵魂。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，可以注意观察一下，当他们在阳台上专注地游戏，或者在台灯下耐心地涂抹一幅画时，当他们不说话，安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，就会发现有一种无形的光，笼罩着他们的身体，再凝目注视时，有时还会感受到他们的头顶，有

能，这个阶段会是你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刻。一个自身幸福的人，会用发光的心态去看待一切，自然也会被别人当成一个“发光体”。

格莱美音乐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莱昂纳德·科恩2016年去世的时候，一些喜欢他的歌迷频繁提到他的一个名句，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”，这简单的几个字，安慰了许多人的心灵。由此可见，“光”被赋予了多大的能量，“光”所到之处，黑暗、凄冷与伤痕，都会消失无踪。

其实，在万物皆有裂痕之外，还可以这样理解：万物皆有光，无须借助照射进来的外在光线，万物本身都有各不相同的光，比如草木的温暖与馨香，粮食的饱满与庄严，田野的宽阔与旷远……以及，人与人之间的爱、承诺、信任、托付等等。

当你觉得，万物都会发光的时候，内心的孤独，便会不治而愈。

读史札记

梁固拒不受父荫

□ 王离京

梁固，乃郓州须城(今山东东平县)人氏。他的老爸，就是上了“三字经”的宋代著名状元梁灏。

虽为官宦子弟，但梁固并不纨绔放纵，自少年时便懂得自律要强。他曾写过一篇名为《汉春秋》的文章，表现出了过人的见识和志向。老爸梁灏读过以后大为赞赏，认为自己的这个儿子将来必有出息。

在梁固少年时代，梁灏就已经做了高官。当梁灏在开封府尹这样显要的位置上病故之后，按照宋代官制的规定，梁固可以承袭父荫免试获赠进士身份。这种情况下，谁还肯吃苦受累死读书。但梁固认为，靠父荫做官，算不得真本事，既不能服众，也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于是，他专门跑到政府科举管理部门陈情，让自己像普通考生一样参加科举考试。有关官员见梁固年纪不大，便加有如此志气胆识，不由深为叹服，便乐得从其所欲。

大中祥符二年(公元1009年)己酉科，梁固一举摘得状元桂冠。此时，梁灏已经去世四五年了，梁固也只有二十二岁。他们两父子，是1300多年科举史上，山东有史科可查的唯一一对父子状元。

进入官场之后，梁固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。他在受命负责审核有关刑事案件办理情况过程中，明察暗访，深入调研，判断准确，处事公正，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。大司马元方在掌管户部时，全国财政工作管理粗放，制度缺失，跑冒滴漏问题多有发生。官职低微的梁固，没有因为元方权势显赫而一味盲从，唯唯诺诺不敢发声。他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，提出了一些堵塞漏洞、开源节流、加强制度建设的意见建议。这些意见建议被采纳后，效果显著。

然而，天妒英才。梁固为政府工作不满十年，便因病早逝，时年还不到三十三岁。史载，梁固去世以后，到他家吊唁的官员间事绪络绎不绝，几乎将门枢踏破。

梁固的弟弟梁适也是科班进士出身，曾任兖州知府、并州知府、定国军节度使等要职，最后官拜大宋宰相。梁适眼光过人，能力出众，从政期间政绩卓著、官声颇佳，是为北宋一代名臣。梁门三父子，治学从政个个不含糊，实为东平这块热土的杰出子弟。

□ 魏新

小时，馋虫立刻生出，就问当地的工作人员，附近有什么好吃的？他们告诉我有家肉饼不错。我打开手机开了导航，上车就让送站的司机先带我去这里。

一进门，发现类似过去国营饭店的窗口前，有几个人在排队，称肉、夹饼的服务员一脸冷漠地说，只收现金，不能用微信和支付宝。

前面两人掏了半天兜，悻悻地走开了。我满心欢喜，从包里扒拉出仅有的三十块现金递过去：两个饼，剩下的钱全交上肉。

服务员说，你带走吗？我说，对。她说，要塑料袋吗？我说，对。她说，一毛。我说，可我没现金了啊？她不说话，看着我摇头。我捧着两个夹满肉的烧饼离开这家店，心中悲喜交集。

这些年，越来越不爱去饭店吃饭，和越来越不愿去影院看电影一样。时间成本高，交通成本也高，关键是吃一顿饭好很难，找到酒足饭饱应有的爽快，那种美好的满足感是伴着天气和锅气升华出来的。所以，为了天气和锅气，宁愿忍一忍脾气。

人在旅途

秋天的一个早晨，来到许久不曾来过的河滩边，散步的时候没忘用手机东拍一下西拍一下。在跑道边露天座椅休息查看这些照片时，惊奇地发现，相册里存储的刚拍下的图景里，有些事物是发光的。

比如一朵紫色的喇叭花。天气渐冷了，它却丝毫没有枯萎的征兆，在秋日阳光下努力地盛开。镜头拉近再拉近，直到整个画面中不再有杂草，只装那朵喇叭花时，花蕊的部分便散发出洁白而又温润的光芒。那种光芒，是玻璃或者金属体才能发出的，此刻由一种植物内部深处发出来，还是能够引起内心一点小小的震撼。

还有几株长在铁丝网后面的狗尾巴草。草的后面是一墩水泥墙，看上去平平常常，毫不起眼，可当它们入镜的时候，犹如发现镜头存在的超级模特，瞬间起了范儿，在风中优雅地摇摆。头顶那些蓬松的“发丛”，在阳光照射下清晰可辨，每一根都能看得仔仔细细。它

流年碎笔

□ 周海波

戚真赫是我在曲阜师大的学生，很有才华的青年学人。

三十年前，她还是戚卫东，是那个坐在教室最前排的大眼睛姑娘。我与卫东那一届同学，可谓是亦师亦友，相处融洽。

正是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学子们的热情与思想，不断冲击着我的灵魂，冲击着我的知识结构。卫东那时就是向我发起挑战最多的一位，她似乎不是向一位老师请教，而是和一位同行、朋友进行辩论，也正是这些讨论、辩论，使得大家都觉得非常快乐。

卫东大学毕业实习的时候，我正好指导她们那一组。出于方便，一般同学都是回到自己家乡的中学实习，我不知道卫东为什么不在自己就近的学校实习，而是跑到远离她家的栖霞一所中学。有次到栖霞，见到几位在那里实习的同学，卫东虽然不是当地人，却更像主人，热情接待我这个来指导实习的老师。再后来，卫东毕业，回到她家乡威海的一所学校任教。她人职不久，我们有过一次长谈。我知道她虽然回到老家，守在父母身边，但似乎在那所学校并不舒展，同时，我隐约听说她那时正处于精神的痛苦中。我劝她再考出来，通过研究生学习改变处境。

再听到卫东的消息时，她已经是戚真赫了，在南京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。而真正与她取得联系，却是她获得博士学位，而且已经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师时。那些年，她因为要常常回故乡探亲，看望父母，每次路过青岛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总会到我这里露个脸，只是每一次似乎都匆匆忙忙，还没说几句话，又要离别。

她在南方工作不久，我陪我的博士生导师到广州开会，会议期间联系到她，发现她还是那副精干的模样，还是那个总是笑嘻嘻的可爱的戚卫东，但多了几分成熟，脸上带着些苍桑的味道。以她文学博士的身份，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工作，似乎有些委曲了。但如同她改换了自己的名字一样，其中可能会带着她对人生的另一种认识，带着她的情感，她对生活的不一样的选择。

辣笔小新

我固执地认为，饭店，就应该开在路边。把“店”字拆开了，“占”块地儿，才能“广”开财路。位置可像章回小说里写的，“前临官道，后傍大溪”，或“前临驿路，户接乡村”。环境好的，“芙蓉金菊傍池塘，翠柳黄槐遮酒肆”，就算是农家乐，也“傍村酒肆已多年，斜插桑麻古道边”。就算没那么多古意，至少，招牌抬头就能望见，路人拐弯就能进去。这样的好歹算是开在明处，好的话，才能开时间长；歹的话，三两月就关门，是好是歹，食客也易分辨。

房子接着地的饭店，才能接上地气。并且，地气不同，饭店特色迥异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特色是接着地气的气质。如靠海的饭店，自然是海鲜好；靠湖的饭店，鱼虾多差不了；机关单位附近，一定会有几处环境和菜品都不错的中高档饭店；写字楼密集区，快餐多，吃饱容易吃好看；学校附近，饭菜价格明显便宜，味道则不够精细……城市里的居民区，新店多不靠谱，老店则不靠菜谱，跟着熟客点就行，肯定有一两个拿手菜，是别处无法超越的。

接上地气的饭店，饭菜才会有锅气。锅气，据作家阿城解释，是指端到桌子上的菜的热乎程度。我理解的则要更玄幻一些，就是吃菜时，能感受到猛火、爆炒的

一进入十月，主任便说，要查缺补漏了，出差回来需要报销的要抓紧了，年终总结也要开始着手准备……随着他的话音，只觉得时间嗖的一声，一年余额将尽。

山上花草也多成隔世，唯有大树从容，看惯四季变幻，一身绿衣穿久了，即使有些掉色，也像端庄屹立的大楼墙面，经了风雨，留下时间的痕迹。

海边则不同，永不停歇脚步的浪花似乎每一天都是新鲜的，风不急不缓地吹过来，天空蓝得穿透眼睛，海水的咸味弥散在空气里，一两只鸟飞过，秋天的海居然显出别样的温柔。

可以换一副眼光，做我欣赏或好奇的人。比如凡高，只说“黄昏的云特别好”，显得十分苍白，应该是，在白色粉色的云彩后面，有一团灰色的云团，浓重而深厚，似乎彰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，让其他的云都成为对比，我觉得，它是一团落了单的不幸之云。

像一个自说自话的观察游戏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孤悬在海上，多少显得孤单。然而，一趟颠簸的波光在海面上轻轻摇晃开来。

你就知道，这是大海跟月亮之间的相知，人世间的爱也不过如此，倾心守望，叫人羡慕。

月亮谦卑而羞涩，大海静默宽广。这一切都是自然的，就如同诗人惠斯勒的短句：“艺术自然而生”。

于写作者而言，观察必须成为一件趁手的武器。四季的变化已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。

在海边的院子里翻看着四库全书，发现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书册封面依春、夏、秋、冬四色进行装潢，即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标明书的类别：经书居群籍之首，犹如新春伊始，标以绿色；史部著述浩博，如火之炽，应用红色；子部杂糅百

小说世情

马宝

□ 张维明

马宝，不是牛黄狗宝之属。它是在庄稼地里野生的的一种小瓜，又名瓜泡瓜。应该也算是香瓜一类吧？

瓜秧细且短，瓜儿多而小，一长一大串。个头像葡萄，最大个的也比乒乓球小很多。乡人亦称其曰马宝蛋子。

此瓜形似球，圆如珠，皮薄而质韧，籽多而肉寡。生时皮青，熟则变黄。闻之香味扑鼻，食则寡淡无味。

较之大一点的香瓜，马宝更容易得到。特别是谷子地和豆地里，似乎更容易生长这种野瓜。有时候，谷子已经收获，在滴地堰上的绿豆角，或者榜谷茬时，还经常碰到一串串熟透的马宝。那叶子已经枯了，那瓜秧已经干了，那小瓜仍连在藤蔓上，不愿离开。豆子收割了，在拨叶子时，有时也会碰到马宝蛋子在竹笆底下咕嘟噜地滚出来。这东西吃起来虽然不太可口，但绝无邪味。秋高气爽，野外劳作，口干舌焦之时，能捡到几颗小马宝解渴，也是一大快事也。

记忆中，有一些和马宝有关的趣事。

有一年秋假期间，我跟随生产队的社员在南岭割豆子。

这活对老农来说，实在不算什么累活，但作为一个初中生的我，却干得相当吃力。沙岭薄地，豆棵长得很矮，弓着腰割不长时间，就腰酸背疼。这还在其次，要命的是黑黑的熟豆荚子相当扎手。你如果怕扎，手握不紧，镰刀砍豆棵时，豆棵一动，那豆荚子就在手里乱颠，扎手的频率更高。我虽然戴了只破线手套，干不了多久，手还是火辣辣的。不时摘下手套，观察一下受伤情况。

这，也惹得大家嘲笑。

连青年妇女们也说：学包子，细皮嫩肉，干活不顶用。

看我不服气，她们就把手伸出来给我看。一双双纤纤玉手，伸脚镰欲斩长年累月地打磨，早已是茧花层层，铁掌银钩。这样的手，才不怕什么豆荚子扎呢！

不过，她们割豆子的速度，并不比我快多少。

我很清楚她们那一套。这类农活，她们真用胳膊膊干起来，并不输男人多少。但是，由于男整劳力评工计分是一天十分，女整劳力一天最高记八分。所以，集体干活时，她们都变得很守本分，就是绝不抢到男人前头去。她们互相之间，虽然也钩心斗角，互不服气，但干集体的活时却很默契，从不你追我赶。要好的，还好凑在一块，一边干活，一边叽叽咕咕，嘻嘻哈哈。一个要解手，另外几个也要陪着。一个说口干了，另外几个立刻也渴得不得了。一会下沟找泉水喝口水，一会又钻树林子解手。明明是磨洋工，又拿她们没办法。

近来听说，由于多年不施土杂肥了，经常使用除草剂，农田里香瓜、马宝之类，已经难见踪迹了。